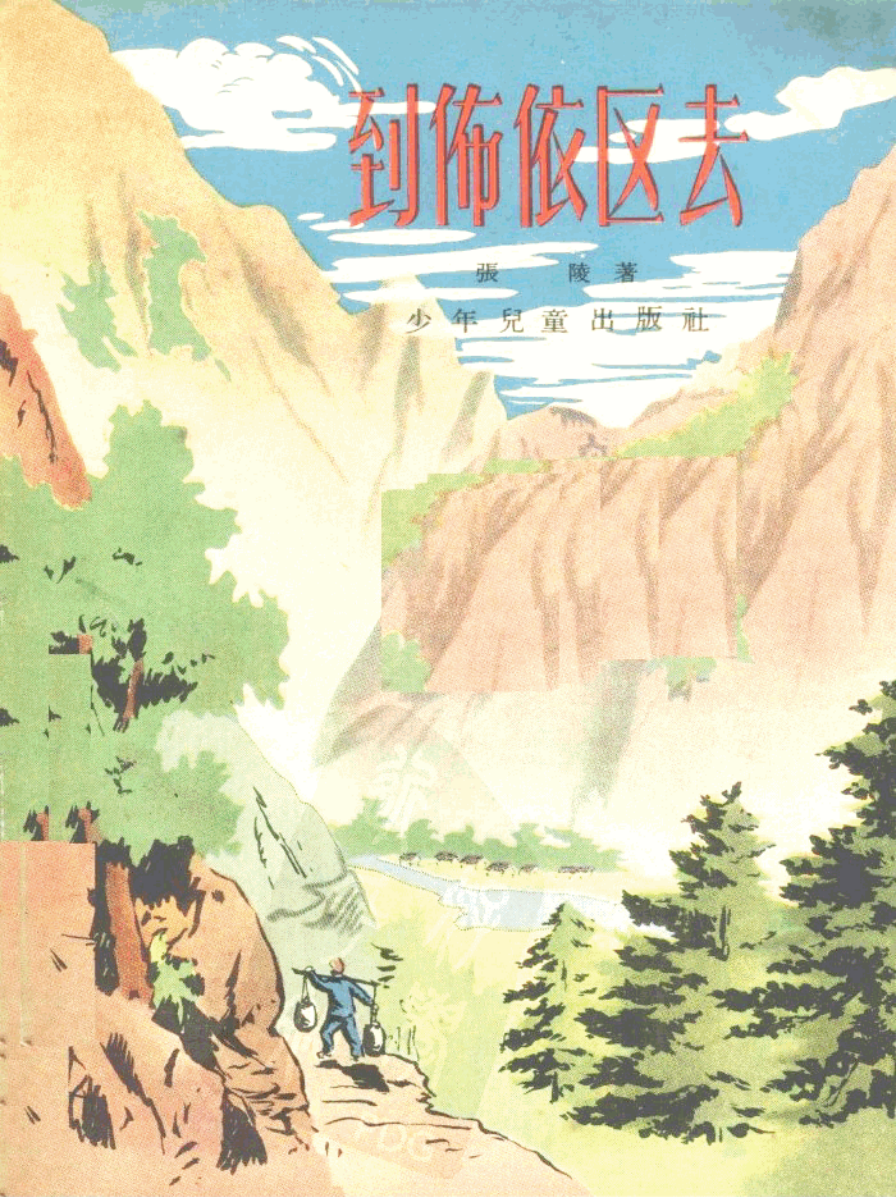


去依佈到

張 陵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目 錄

一	在山路上·····	1
二	勇敢的民族·····	7
三	大果園·····	13
四	奇特的山和水·····	23
五	智勇双全的佈依農民·····	31
六	山上的淘气兒們·····	36
七	摔交比賽·····	40
八	千年古樹·····	44
九	紅糖的家鄉·····	48
十	鹽和糧食·····	52
十一	快乐的春節·····	55
十二	佈依孩子热爱毛主席·····	60
十三	再見吧!佈依区·····	62

一 在 山 路 上

在雲貴高原东南部，貴州省和廣西省交界的地方，有一條河流；這河流叫做盤江。盤江北岸一帶就是佈依區了。

佈依區的地形，好像一個馬蜂窠面似的凸凸凹凹。那凸出的地方是拔海一千公尺左右高、南北縱行的山脈；在這上面住着苗族。那些凹進去的地方是山間的谷地——當地人叫它做“壩子”；一般的壩子，中間都有一條由北朝南流着的小河，小河兩岸是土質肥沃的水稻田，田邊散聚着一個個寨子（就是村子），里面住着佈依人。

佈依人主要的集中地是在貴州省的望謨、冊亨、貞丰、羅甸等几縣。我到佈依區去，目的地是望謨。

我從黔桂公路（貴州和廣西間的汽車路）的南丹站下了汽車，決定抄近路步行去望謨。因為在這條近路（也可以叫山中小路）上，能比較深入地了解當地的情況。

一上山路，就聽不見漢話的交談，這兒已經是兄弟民族地區了。

解放前去过佈依区的人，对佈依区有着这样的流言：第一，那兒天气不好，老是下雨；第二，那兒尽是山峰和河谷，路途崎嶇不好走；第三，居民十分貧苦，日子不好过。

我去佈依区的原因，就是想去看看，那兒雨下多了是不是影响了農作物的生長？高低不平的山地，是不是沒有一点物產可出？居民的生活为什么会貧苦，目前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
走山路的第一天，我有点担心。我怕一天內走不完八、九十里路。因为在这山路上，必須走完一定的里程才有馬店；少走一些路，就会找不着吃飯睡覺的地方。

“馬店”就是“客棧”。因为山区運輸全靠馬匹，到客棧來食宿的旅客，帶來的馬匹比人数还多，一个馬哥头往往帶領着好几匹馬；所以客棧里馬槽占的地方比客人睡覺的床位大得多。这样，就把客棧叫成馬店了。

“馬哥头”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原來运貨的馬匹經常几十論百匹結成一隊，一串串排齊着走。有一次，三千匹馬的大隊連在一塊走，“咕龍剛！鈴鈴鈴！”的馬鈴聲几天几夜响个不停。当地人把这一串串运貨的馬隊叫做“馬幫”，負責照應馬匹的人就是“馬哥头”。

山上的路全都很窄，有的小路頂多不过一尺多寬。路旁長着比人高的野草，有些地方，野草比騎在馬背上的人还高；草上的刺不是刺着行路人的臉，就是拉住人的衣裳。路窄还不要緊，有些地方还稍微向外傾斜，叫人随时得为靠外面的那只脚担心。一

不小心，就可能滑到山下深澗里去。对面來了人，那你就得把身子緊緊貼住山岩，讓另一个人橫着跨過去。像这样彎彎曲曲的道路，繞上大半天才能翻过一个山头。山头重重相接，越翻越高，簡直像要往天上走；一直爬到頂峰又再往下，老往下老往下，要走到山脚最低处（那兒必定有一条河），才算爬过了一座山峰。这就符合了当地人形容山路的話：“往上走向天，往下到河边。”

每天老是走着这样的羊腸小道，只有当太陽暗紅無力的時候，才覺得路寬了些。那時，老走山路的人拉下头上帽子似的頭帕子（佈依人不分男女都戴帕子。那是一種一尺多寬五尺多長的布，這布就叫帕子。帕子繞在头上像一頂帽子），把帕子往肩膀上一挂，做洗臉休息的準備。那些慣走山路的馬也仰起脖子尖銳地長嘶起來，它知道不遠的前面就是馬店，可以休息啦，接着，一些已經先到馬店，站在馬槽旁邊吃草料的群馬也“荷荷”地長嘶，向後來的朋友打招呼。在昏暗的暮色中有幾點光亮閃動，那就是馬店中的燈火；看見這燈火，才宣告一天旅程的結束。

晴天走山路很好玩。就是陰天也挺有意思。陰天，大朵的灰雲飄浮在群山之間；有時候蓋住了一列高低不一的山峰，削平了每個山頂；使這一系列山變成一排剛被人修剪過的冬青樹。有時候濃重的雲霧浮沉在谷底。站在山頂朝下看，好像一片雲海在腳下滾動。雲不單能隨時變換自己的面目，並且還會跟行路人捉迷藏；它一下擋住了你面前的路徑，叫你擔心將要迷失在山中；可是一下子它又迴旋着身子，飄折入林中去了。

若是碰着雨天，那可真是一場緊張的戰鬥！

山中的暴風雨不多，最多的是蒙蒙雨；這種雨老是下個不停。細雨澆透了泥土，是行路人的一个大敵。它像油那麼滑，不允許你的腳底心多碰它一會兒；剛剛挨着它，它就把你滑開。行人上坡，用了五步的力氣才走成三步，實際上只前進了一步路那麼遠。下坡的時候，你只要走一步，它卻滑得你前進了几步，或者干脆叫你過一下溜冰的癮！

我們走山路的第四天就是雨天。早上開始上路之前，有經驗的同路人勸我準備一副雨天行路的用具——雨帽、草鞋和木杖。結果我只戴上了一頂雨帽，謝絕了套草鞋、拿木杖的建議。我心里暗暗好笑，以為這麼點細雨，用得着什麼草鞋和木杖！我已經走了三天的山路了，也沒掉在你們後面一步啊！

好，這一下我可吃苦了。

起先不感覺困難，走到半路，山坡多了，同路人因為穿草鞋、扶木杖，都走到我前面去了；只剩我一個人跟在後面滑溜着。我心里越是急着想趕上他們，越是走不快。同伴們時時停下來等着我。

我很不過意，同時又生自己的氣。我對他們說：“你們往前走，別等我。放心，我一定在天黑之前趕到馬店；你們到了馬店，招呼多做一份飯好啦！”同伴們信任了我的話，朝前走了。他們漸漸走遠，眼看幾個背影變小，終於繞過山腰，不見了。

我一個人走了一段路後停下來休息。我坐在一塊青石上向

四面看，想在那些路人燒火取暖的灰燼堆旁找一根樹枝當扶杖用；可是找不着，只好拉起沉重的腿再繼續往前。背上原來一個很輕的小包裹變得越來越重了！

天色漸暗，雨下大了；除了頭部有雨帽遮蓋才保持了干燥，其他身上各處都濕了。渾身又冷又累，心里急，肚子餓。到後來我索性停了腳朝四面看，想另打主意。這時發現前面不遠就有個小草棚，那是人家為看守坡上的玉米地，防備野豬和猴子來糟蹋而蓋的。我連忙趕過去鑽進草棚，



同伴們走遠了，只剩我一個人在後面滑溜着。

放下包裹，坐在一堆干草上，伸开手脚休息。

我想：就在这棚子里歇一夜，明天再赶路吧。可是我又怕半夜來了狼、豹子或别的野獸。

我心里怪懊丧。再一想：我已經答应同伴一定赶到馬店的，怎么可以一个人留在半途使他們担心呢。我終於背上包裹，出了草棚，迈开大步繼續向前。

天色更暗了，路也更难走了。我开始实行手脚互助，爬着上坡，溜着下坡；虽然身上沾滿了泥，可是省力得多。

当天色伸手不見五指的时候，听見前面响起了一下微弱的牛叫声，接着又听見狗叫声。我高兴極了，知道已經接近寨子，离馬店不远了。不一会，对面傳來了嘈雜的人声，三把火光下閃动着几个人影向我这边移來。呀，原來是同伴來找尋我了。

我進了馬店，換了衣服，坐在火旁烤火，全身像癱了一样！

第二天，鷄叫第四遍，赶路的馬帮客就起來了。我們又開始了一天新的旅程。

我因为經過昨天的困难，今天走起來覺得精神百倍。出了馬店，一抬头望見天上閃爍着几顆晨星，原來昨天半夜雨就住了。这时林中的鳥雀开始鳴叫，东面山峰背后的白霧慢慢染上了紅暈。我快活地叫起來：

“天晴啦！同伴們，走吧！咱們可別迟了！”

这时，对面山上傳來清楚的回声：“別迟了——！”

二 勇敢的民族

平繞鄉有个松窪寨。离开寨子往西一里路光景的山脚下，有一片四季常青的松樹林。松林中有五棵松樹特別高大。它們的樹冠挺拔地展开，远看很像五把撑开的雨傘。这五棵松樹又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分开排列着：兩旁边的兩棵矮一些，更外面的兩棵更矮一些，当中的一棵就如同中指似的特別高。对着这当



墓前立着一塊大青石碑，上面刻着三个大字：“將軍墓”。

中的一棵松樹，有一个圓圓的大土丘。土丘当中是泥土，上面長着雜草、藕色的小花和小白菊；还有一些棕灰色的松果掉在上面。土丘周圍用圓石头圍砌得緊緊的。

人們說：这是一座漢人的坟墓。

墓前立着一塊大青石碑。碑上既沒有刻明死者的姓名，也沒有記明死者的生死年月；只刻着三个大字：“將軍墓”。

那么，究竟这墓是什么年代建造的呢？有人依照那五棵大松樹的年齡來推測，大概这墓已經有六百年上下的歷史了。

怎么知道这墓中的死者是漢人呢？又怎么知道这漢人是个將軍呢？有这么一个傳說：

从前(年代不明)，我國东部沿海一帶，住着一部分人，他們过着半耕半漁的生活。后来，封建皇帝的势力慢慢的伸張到他們那兒去了。他們受不了这种愈益殘酷的压迫，就全体向西边內地迁移。他們一步步往西迁，狠心的皇帝却緊緊地跟着追赶；这群人只好老向西搬家。經過多少年、多少次的搬家，最后到了貴州山区。

当时貴州这一帶地方全是沒开辟过的荒山。在这深山里尽是森林和岩石，毒蛇和猛獸盤踞着。山中沒有任何小路可以通到別的地方，如同一塊絕地。封建皇帝以为把这些人追到死路上去了，那里既沒有可吃的东西，也沒有躲避風雨的地方；呆在那兒的人不是餓死也必定当了野獸的食物。于是他停止了追赶，等这

些人自己滅亡。

可是，这些人并没有像封建皇帝想的那样不中用。他们虽然迁徙了许多年月，经过了长途跋涉，尝够了许多痛苦，死伤了許多親人，結果流落到一处陌生可怕的山地里，住山洞，吃野果獸肉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。但是他们在悲痛的心情下，一面和猛兽毒蛇搏斗，一面坚毅刻苦地动手在深山密林中开拓道路，找寻生存的条件。他们全是意志坚强的人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竟在森林中开出了一条深入山间的道路，由于这道路就发现了群山众嶺之間一个个的小河谷，谷中的土質非常肥沃。

好啦，生存的条件有了。大家更加努力起来。靠着他们成年累月的劳动，那些原来长满野草的河谷，就逐渐变成了一片片阡陌相通的田園；大家离开了洞穴，在田边建造起一座座房子，搬到谷地中来住了。

从此，各家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种五谷和棉花，獵取山上的野味，采揀各种野果、鮮笋子、菌子和木耳，加上自己喂养的牲畜，家釀的酒，吃穿不愁。除了鹽巴必須到外地去買，感到困难之外，倒是过着自足自給、平靜安樂的日子。

这群人当中有个最能干的人，他在抵抗皇帝的劊子手的追击时候，在长途迁移的旅途中表现了極大的勇敢和鎮靜；在开山辟林、建造田園、向自然的斗争中显示了不怕艰苦的精神。所以人們就一致公举他做大家的領袖。

这一群人就是今日佈依人的祖先。

佈依人牢牢地記住了封建皇帝對他們殘暴的迫害，就自己封閉在山間，不願意也不敢和山區外的漢族人來往。

可是，殘暴的封建皇帝還是不肯放過他們，他知道了山區的少數民族過着安樂的日子就挺生氣。他說：“他們竟敢逃脫我的枷鎖，過着世外桃源的日子嗎！”他就又派了兵馬去攻打。皇帝的劊子手們到了山區，殺人放火無所不為，給當地人留下了不少慘痛的記憶。

漢族皇帝對佈依人的征伐離現在最近、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明朝洪武皇帝的時候，侵擾的軍隊由五個漢族將軍帶領。

當時治理佈依族的老王年紀已經老了；他的兒子住在老王山，女兒住在女王山，兄妹兩個共同管理族中大事。他倆為了紀念死去的母親，就把母親埋葬的地方叫做“王母”，目前望謨縣的縣名，就是由王母兩字轉來的。

老王抵抗漢軍不久，就去世了，留下兄妹兩個繼續抵抗。三年後，哥哥戰死，只剩妹妹一個人。這時候漢軍中的一個黃將軍夢想用“共享榮華富貴”的鬼話，誘騙女王嫁給他，好達到壓制佈依人的目的。可是，女王既不願意出賣全族人的利益，也忘不了殺父兄的仇恨，斷然拒絕和親的騙局，繼續抵抗。

女王非常聰明，領導軍事防守的本領很大；加上當地遍處是山，形勢險惡，佈依軍隊萬眾一心，所以老是打勝仗。漢軍的兵士們本來對這種侵擾的戰爭並不熱心，不熟地理，又不服水土，就老是打敗仗。後來，漢軍看看不能用武力使佈依人屈服，將軍們

只好要求停战談判和平。談判的結果，允許佈依人自治。為了給封建皇帝留一點面子，要求佈依人每年送給皇帝一些土產當禮物。

當漢軍快要離開山區的時候，軍隊里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：五個將軍中一個姓李的將軍，竟不願回到繁華的京城去了。

原來李將軍在兩軍交戰的當中，認識到女王英勇的戰術，又敬重她熱愛人民的精神，所以對她十分佩服，也對她發生了愛情。於是李將軍就寫了一封求婚的信，綁在一枝箭頭上由漢營射到女王的山寨。女王看了信，知道李將軍是一個年青多才、有正義感的人，他求婚是誠心誠意的，就答應了婚事。但女王堅決聲明：她決不願意離開親愛的故鄉。李將軍也正不願再回到皇帝治下，在黑暗的政權下過日子，情願永遠住在佈依山區。這樣，他們就結了婚。兩個人的意願正好投合。

據說，那個無名氏的將軍墓就是李將軍長眠的地方；老王山上盛開着花朵的桃李林，是李將軍和女王兩個人親手栽培的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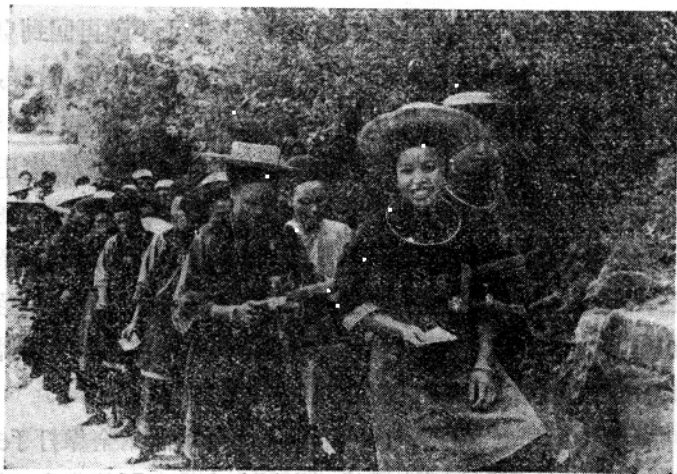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次，不只一個漢將軍入了佈依籍，許多漢族兵士也留在山區。因為他們覺得那里環境的確好，只要肯勞動就不愁吃穿。比在皇帝治下的地方，受大小官吏一層一層的壓迫，各種捐稅剝削的日子，好過多了。他們都在那里成了家庭。

我剛到了那里，一點不懂佈依話，跟鄰居談話全靠打手勢；別扭極了。于是我決心學當地話。誰想到，在我學習的當中，意外地發覺佈依話跟緬甸話發音相同。有些名詞和形容詞，如牛、雞、

大、小……这些單字的發音竟完全一样。这一來，增加了我學習的兴趣。过后一查書，才知道佈依語原來屬傣語系，而緬甸話中有傣語成分，难怪有相同的地方。

据一位佈依老爺爺說，从前佈依人为了逃避封建統治者的侵擾，有的逃到了西边，至今云南省、越南北部和緬甸北部，还有佈依人。老爺爺自己就去过河內（越北的都市）和緬甸北部鄉間，担任过“撒爺”（老师）的职务，教授漢文。

佈依人从前有沒有自己的文字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目前他們只有自己的語言而沒有文字。說本族話，但讀書寫字用漢文。現



佈依族婦女排着隊去參加普選，選舉本族的人民代表。

在，人民政府已經着手研究，要給沒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各兄弟民族創造文字了。

自一九五三年起，佈依區部分地方已經實行普選，選出了本族人當鄉長和人民代表。一九五五年，很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了。在毛主席偉大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光芒下，佈依人團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中，和全國人民一同過着一天比一天幸福的日子。

三 大 果 園

當太平洋海洋季風支配着貴州山地的時候，佈依區就開始了漫長的夏季，天氣濕熱多雨。冬天，山區地方有三種不同的氣候：山頂冷，山腰溫和，山谷中暖和。

因為氣候暖和，四季的時令也就和江南一帶不同。

在寒冬臘月的時候，無論黃河南北或長江兩岸，往往大雪紛飛，人們都穿上了皮棉衣服。但是，佈依區臘月底的時候，桃花已經凋謝，李花正在盛開；平繞鄉的老王山上，那些濃密的桃李林中紛紛落下粉白色的花瓣兒，撒滿半山，鋪滿深谷。那兒的確是一邊過春節，一邊欣賞春天的景色。

那些佈依小朋友穿了薄棉襖和單褲，光着腳在干淺的河邊沙灘上搬石頭，挖沙洞，開小溝，架石橋玩；太陽晒得他們滿頭大汗，玩的時間長了，只好解開扣子敞開衣襟放放身上的熱氣。你

們瞧，佈依小朋友就是这样过冬天的！

我跟他們談到了江南的冬天，談到了冰雪。這“冰雪”兩個字我解釋了大半天，他們還是不懂。因為那里從來不下雪也不結冰。

這樣溫暖的天氣，正是適合果子生長發育的好地方。

一九五一年春天，我到達羅甸縣城的那天，正逢上趕大場的日子（當地趕集叫趕場。隔六天趕一次人多的集，叫大場，鄰近縣份的商人都來做買賣。小場的日期不定，只有本縣的或本鄉的人來）。當地即使是縣城，平時也很少有大交易，很多東西買不着；只有在趕大場的日子才能買到。

我走到場壩上，只見黑壓壓的人頭攢動，大概有一萬多人。

綠色的是蔬菜。紅鮮鮮的兩排是豬肉和牛肉。那邊是蛋行和鷄鴨市，不必看，只要听了“呷呷呷”，“古古格啊”，“喔喔喔”的聲音就知道了。有些地方堆着大小灰白色石頭似的東西，你們千萬別以為那是不值錢的物件，那是居民們很看重的東西——鹽！這種鹽你們大概沒有見到過，貴州人叫它鹽巴；用佈依話說呢，就叫“ㄍㄨㄣ”。

那些賣花布、絲綢、手巾、鏡子、梳子、剪子、花樣等等雜貨攤前面，擠滿了各族人，最多的是婦女。

頭上、耳上、脖子上、腕上叮叮當當帶着各樣銀手飾，穿了露脖子的紅白藍三色花衣服，精工細綉百褶裙子的是苗族婦女。衣服前面從領子往邊斜下來，有一條又大襟的大圓兜似的人，那是僛



場壩上的人們

族婦女。头上戴着尖尖的像牛角似的細長帽兒的人，那是傣族男子。全身穿黑、戴黑頭帕子的是僮家。至于男女一律戴着黑底子、藍白格子頭帕子的，就是佈依人了。賣各樣另食、各種糖食和糯米粑粑的地方，是小朋友的集中地。由遠路趕場來的人，有的吃粑粑當早點，有的燙鷄湯米粉當午飯。

話該說回來了。我到了場壩上，只聽見場中亂哄哄盡是人們打招呼 and 做買賣講價錢的聲音；加上場壩外邊的馬嘯聲，真是又嘈雜又熱鬧，連對面人說話的聲音都聽不清了。我看這個看那個正忙不過來，忽然拐角處一堆金黃色的小山吸住了我的視線。

“那不是柑子嗎？”我心里想。我趕快走到柑子市前。一個賣